

大语法“名动包含”理论下的中学语文词类活用探索

张佳奇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DOI:10.61369/EIR.2026040021

摘 要： 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词类活用”现象长期依赖印欧语“名动分立”框架进行解释，存在“圆凿方枘”的理论和教学困境。沈家煊先生提出的“大语法”观及其核心“名动包含”理论，为重新审视和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适合汉语本体的视角。本文旨在阐释“名动包含”理论的核心内涵，剖析现行“词类活用”教学中的名词、动词的活用问题，并尝试提出将“活用”视为汉语名词（大名词）功能在“指称”与“陈述”之间依语境而生的自然转换。本文结合经典课文案例，尝试探究了“名动包含”理论下的解读优势，并据此提出“淡化标签、强化功能”“立足整体、体会效果”等教学改进策略，以期推动文言文语法教学进一步向符合汉语本质、培育语言素养的方向转型。

关 键 词： 大语法；名动包含；词类活用；指称与陈述；文言文教学

Exploration of the Active Use of Word Classes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under the Theory of "Noun verb Inclusion" in Macrogrammar

Zhang Jiaq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flexible use of parts of speech" in 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middle schools has long relied on the Indo European framework of "separation of nouns and verbs" for explanation, and there is a theoretical and teaching dilemma of "round chisel square hole". Mr. Shen Jiaxuan's concept of "big grammar" and its core theory of "noun verb inclusion" provide a perspective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ontology to re-examine and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ain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theory of "noun verb inclusion", analyze the problem of flexible use of nouns and verb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word class flexible use", and attempt to propose that "flexible use" be regarded as a na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Chinese nouns (big nouns) between "reference" and "statement" in context. This article combines classic text cases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ation advantages of the "noun verb inclusion" theory, and based on this, proposes teach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such as "downplaying labels, strengthening functions" and "focusing on the whole, experiencing effec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towards a direction that conforms t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ivates language literacy.

Keywords： big grammar; name movement includes; flexible use of word classes; reference and statement;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引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义教新课标”）在“课程理念”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热爱祖国通用语言文字，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积极的语言实践，积累语言经验”。在中学语文文言文教学中，“词类活用”是一个重点与难点。教师通常遵循“名词活用为动词”“动词活用为名词”“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等分类体系进行讲解。这些解释本质上是建立在印欧语“名动分立”的语法模型之上，即名词和动词是彼此对立、互不包含的两个范畴，它们的语法功能（如做主宾语与做谓语句）有严格区分。一旦出现“例外”，便称之为“活用”。

这一解释方式虽沿用已久，却常令师生陷入困惑：为何汉语中“名动活用”如此普遍？它究竟是特殊的“例外”还是某种“常态”的体现？学生往往陷入机械记忆“某字在某句中是某种活用”的规则，却难以领悟其所以然，更无法直观体会其独特的表达效果。朱德

项目信息：本文系2023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网络群域话语互动与社会舆论动态研判》（项目号：23YYC318）、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改研究项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现代汉语〉课程互动教学模式研究》（项目号：XJGY202445）的阶段性成果。

熙先生曾指出：“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洞见暗示了“词无定类，依句辨品”的复杂性。

沈家煊先生提出的“大语法”观及其核心“名动包含”理论，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解释。该理论主张，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可称为“动态名词”。所有动词都具有名词的属性（指称性），但名词并不都具有动词的属性（述谓性）。换言之，汉语的主要实词是一个以名词为大类的“超级范畴”（大名词），其内部成员的功能是流动的，可根据语境在“指称”（指代事物本身）和“陈述”两大基本功能间游移。

本文旨在将这一前沿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学语文实践教学，尝试重新审视“词类活用”现象，论证其并非偏离规则的“例外”，而是汉语“名动包含”格局与“以用为本”特性的自然显现，并探索基于此新认知的教学路径。

一、沈家煊“名动包含”汉语词类观的主要观点

沈家煊先生提出的“名动包含”汉语词类观为词类研究和词类教学提供了新范式。沈先生（2009）认为印欧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呈现的是一种分立关系，汉语则是层层包含关系，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包含形容词（主要包含的是性质形容词，不包括状态形容词），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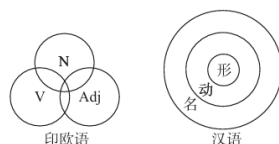


图1 印欧语和汉语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引自沈家煊，2009）

沈先生通过汉语词类的功能分布特点提出了这一观点，总体来看，印欧语中的名词对应主宾语，动词只做谓语。汉语则是名词做主宾语，动词则既能做谓语，也能做主宾语。因此汉语名词、动词的这种功能分布不应支持“名动分立”，而应支持“名动包含”的格局。汉语的动词其实是“动态名词”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性质，在动词范畴中，陈述性质的形容词，从述谓功能上来看，包含于动词。“名动包含”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成为语法研究重要的理论参考。其范式转换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格局之变：从“分立观”到“包含观”

印欧语是“名动分立”格局，名、动如两个互不相交的圆圈（如图1），功能泾渭分明。汉语则是“名动包含”格局，名词是一个大圆圈（大名词），动词是包含于其中的小圆圈。这一格局决定了汉语的动词天然具有名词的指称性，可以自由地进入主宾语位置；而名词在特定语境下，也能通过“陈述化”来承担表达动作、状态的功能。在“名动分立”观下，“活用”被视为词性的“转化”。而在“名动包含”观下，所谓“活用”更应理解为词语内在功能的“实现”。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指称与陈述功能的综合体，进入具体句子后，其潜在功能之一被语境激活并实现。例如，“蹄”本身既指称“蹄子”这个事物，也潜藏着“用蹄子踢”的陈述义，在“驴不胜怒，蹄之”的语境中，其陈述功能被实现。

（二）认知之变：从“规则例外”到“用法常态”

“名动包含”理论认为，这种功能的灵活实现是汉语的本源性特点，源于汉语以“用法为根本”的组织原则。语言的意义在

于运用，句法结构产生于对话互动。因此，词语功能的流动不是对规则的背离，而是汉语经济性、灵活性和意合性在高频率语言使用中的常态表现。

二、现行“词类活用”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以“名动包含”理论反观当前教学，可发现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理论先行，削足适履。教学强行套用“名动分立”的印欧框架来解释汉语现象，为维护理论纯洁性，将大量本属汉语常态的现象归为“特殊活用”。这导致教学重心偏离，学生精力耗费在记忆繁杂的“例外”规则上，而非品味语言本身。二是标签固化，忽视功能。过度强调“指出何种活用”的静态标签式教学，疏于引导学生动态体会词语功能转换所产生的独特表达效果。学生知“蹄”是“名作动”，却未必能领略其比“踢”更形象、更传神的表达妙处。三是割裂分析，脱离整体。孤立讲解词语活用，脱离具体文境、情感和文体特征。使动、意动等用法背后是古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若剥离这些丰富内涵，语法教学则容易背离文言文教学“传承文化”“培养审美”的深层目标。

三、“名动包含”词类观下的“活用”再阐释

以往孤立、静态的语法教学方式，与新课标所倡导的“在诵读中理解内容，体会意境”“积累审美经验，提升审美能力”的要求相去甚远，不利于实现“增强对语言文字的审美体验”这一目标，以下我们结合中学经典课文，运用名动包含理论进行解释：

（一）“指称到陈述”的功能实现（传统“名作动”）

例1：《黔之驴》（柳宗元）：“驴不胜怒，蹄之。”

新解：此句非“蹄”由名词“转化”为动词，而是“蹄”的陈述功能在语境中得以实现。“蹄”本身是一个兼具指称义和动作陈述义的复合体。在此情境中，为凸显驴怒极时最具特征性的反抗动作，作者自然选择了“蹄”而非泛义的“踢”。这不仅符合“大语法”的“用法为本”，更使表达具体、生动、富有生物特性，其讽刺意味油然而生。这并非特殊规则，而是汉语精准表达的需要。

（二）“陈述到指称”的功能实现（传统“动作名”）

例2：《曹刿论战》（《左传》）：“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

新解：此句非“伏”由动词“转化”为名词，而是“伏”的指称功能在宾语位置上得以实现。“伏”作为“动态名词”，天然可指称“埋伏”这一行为或“伏兵”这一结果。用“伏”字，高度概括了隐藏的、未知的威胁，语言极简而意境全出，精准体现了曹刿的谨慎。这印证了汉语动词（动态名词）本身即具指称性，是其内涵功能的自然显现，而非特殊活用。

（三）“属性到指称”的功能实现（传统“形作名”）

例3：《陈涉世家》（司马迁）：“将军身被坚执锐。”

新解：“坚”“锐”本是事物的属性（形容词陈述功能），在此语境中，其功能实现为指代“具有该属性的事物”（铠甲、兵器）。这是一种常见的语言转喻机制，凸显属性以代指本体，使语言获得凝练性和鲜明的形象感，一位披坚执锐、冲锋在前的猛将形象跃然纸上。这同样是汉语表达经济性和意象性特点的体现。

四、基于“名动包含”汉语词类观的教学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并紧密对接义教新课标“课程内容”中“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等学习任务群的要求，我们尝试提出以下教学改进策略：

（一）淡化“活用”标签，在真实语境中强化“功能”意识

在文言文教学中，应有意识地淡化“名词动用”等术语标签，转而引导学生在具体语境中辨识词语实现的是指称功能还是述谓功能。教学设计应从“这个词属于哪种活用？”的机械辨认，转向“这个词在这里是指代什么，还是陈述什么？为什么作者要这样用？”的深度探究。例如，在学习《廉颇蔺相如列传》“左右欲刃相如”时，可不强调“刃”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而是引导学生体会：用“刃”字比用“杀”字更能凸显什么样的场景感和威胁性。这样的教学转向，将重心从记忆规则转向思维训练和语感培养，有利于在语言运用情境中培养语言的认识能力。

（二）立足整体语境，深度体会表达效果

摒弃孤立讲解活用的方式，将词语置于完整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品味。教学应当引导学生结合文章内容、人物情感、写作风格等多重因素，综合体会词语功能转换所产生的独特表达效果。例

如，研读《曹刿论战》“惧有伏焉”时，不仅要理解“伏”由述谓转为指称的功能变化，更要深入探讨：为什么用“伏”比直接说“伏兵”更能表现曹刿的谨慎和战场的不确定性？这种凝练的表达如何增强文章的张力？这样的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感受作品语言、形象、情感等方面的独特魅力。

（三）贯通古今语言认知，促发迁移运用

充分利用现代汉语中丰富的功能转换实例（如“百度一下”“我微信你”“很绅士”等），通过古今对比，让学生认识到这种功能转换并非文言文特有的情况，而是汉语一以贯之的固有特点和组织原则。这种认知的贯通，既能降低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心理距离，又能加深其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更能够帮助学生在自己的语言实践中主动运用这一原则，增强语言表现力。

（四）设计学习任务，在运用中内化

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应适当改变单一讲解模式，设计驱动性任务。如：让学生模仿“被坚执锐”的格式写一个描绘人物的短语；或提供一段白话文，尝试用“功能转换”的方法进行凝练改写。在真实的语言运用中，学生能更深刻地内化对汉语功能灵活性的认知。

总之，沈家煊先生的“名动包含”理论为中学语文中的词类活用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汉语的语法特点。通过理解词类的动态性，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词类活用的规律。沈先生的理论涉及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这为中学语文教学提供了跨学科的视角。运用沈家煊先生的“大语法”观重新审视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术语替换，而是教学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使词类活用教学得以跳出印欧语法的桎梏，回归汉语的本体特性，将所谓“活用”从一条条需要死记硬背的“例外规则”，还原为汉语“名动包含”格局下词语功能依语境而实现的“常态”。这一转换有助于学生摆脱机械记忆的负担，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汉语自身的灵活、经济、意合、传神的魅力之上，从而更深刻地领悟古文的内涵与韵味，更有效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汉语本体特性的教学实践，更有助于培育深厚语文素养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朱德熙. 语法答问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2] 沈家煊. 名词和动词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3] 沈家煊. 超越主谓结构——对话语法和对言格式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4] 沈家煊. 再论汉语词类问题——从沈家煊先生的“名动包含”观说起 东北师大学报 2022（04）.
- [5]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